



第761期

夏天的草鞋

◎ 苑广阔

周末去乡下赶圩时，看到有人在卖草鞋。草鞋是用稻草编织的，在南方，这算是就地取材，很正常。只不过，草鞋主人的生意不算太好，我观察了好一会儿，只有一个老人过来买走两双，一双两块钱。

故乡的夏天，龙须草长得茂盛，河流边、溪水旁、林地里，一丛丛、一簇簇的龙须草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龙须草茎叶细长、柔韧，尤其是晾干以后，更是韧劲十足，让人感觉它天生就是用来编草鞋的。

家乡产小麦，也有人用麦秸编草鞋。不过麦秸易折，编草鞋之前先要用水浸泡，比较麻烦，而且编出来的草鞋不耐穿，所以大多数时候，乡亲们还是习惯用龙须草编草鞋。

旧时的人编草鞋、穿草鞋，自然是因为贫穷，买不起布鞋、胶鞋，现在的人穿草鞋，更多的是一种习惯，或者是为了方便。到了夏天，下地干活，不是在水里，就是在泥里土里，穿其他鞋子不耐脏也不耐磨，草鞋便宜，穿坏了也不心疼，大不了随手一扔，扯几把龙须草，再编一双就是。

饶是如此，村里穿草鞋，也成了一些老人的专利，年轻人不是运动鞋就是皮鞋，再也没有人碰草鞋了。村里的四爷爷，一生俭省，还没进入夏天，他就开始割龙须草，留着编草鞋，刚刚进入夏天，他就开始穿草鞋，一直穿到秋天天气变凉为止。

四爷爷除了种地，就是放猪，每天赶着一群猪在田野里游荡，爬沟过坎的，自然很

费鞋，穿草鞋就不用心疼鞋了。我曾经看见过四爷爷编草鞋，他席地而坐，先把晾晒得半干不干的龙须草五六根攥在一起，在小腿上搓成一股股长约一米的草绳，等草绳搓得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编草鞋了。

四爷爷编了一辈子草鞋，手艺精湛，草绳在他手里左右翻飞、上下穿梭，不过几分钟时间，一双美观大方又结实耐用的草鞋就编好了。我曾经试穿过四爷爷编的草鞋，虽然看上去鞋底光滑平整，但穿上还是很扎脚。四爷爷在一边笑着说：“你们的脚细皮嫩肉，哪里穿得了草鞋？”

四爷爷没说错，包括我的父母在内，很多乡亲犁田耙地，都是打着赤脚，脚底已经磨出厚厚一层硬皮，穿粗笨的草鞋不会觉得扎脚，像我们年轻人，从小就穿各种鞋子，极少打赤脚，哪里受得了草鞋底的磨呢？

四爷爷很多时候都是一边放猪，一边割龙须草编草鞋，编好的草鞋，他也不带回家，直接挂在路边的树上，或扔在西瓜地看瓜人的草棚上。等到下次他放猪路过，需要换草鞋时，随手取一双换下来即可。

村里人下地干活，看到这里一双草鞋，那里一双草鞋，往往都会会心一笑，对我说一句：“你四爷爷的草鞋。”

如今，村里穿草鞋的人越来越少，四爷爷也老了，早就不能放猪了，而是在家颐养天年。不过到了夏天，四爷爷还是喜欢去河边割龙须草，编草鞋、穿草鞋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穿草鞋，脚舒坦。

四爷爷会不会是十里八乡最后一个穿草鞋的人？我不知道，但草鞋早晚会走进历史的长河，走进我们的记忆。

浅水蛙声入梦来

◎ 樊树林

家在闹市小区10层楼上，楼下是小区内的一片水塘。那还是住进去第二年初夏的一个深夜，一阵时而急促、时而舒缓的“咕呱咕呱”之声传入我的耳中，缥缥缈缈、如梦如幻……

睡意沉沉的我披衣下床，推开窗户，借着月色向蛙声传来的水塘眺望，只见清风吹拂之下，水塘边的几株柳树在灯光的映照下更加青绿，水塘边水草也随意摇摆着，水面发着白白的光，像一面平躺着的镜子……蛙声应该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吧。

从那时起，闹市中的蛙鸣之声便走进我的生活，成为平淡生活中的些许意趣。

数不清多少个夜晚，每当我伏案写作累了时，都会推开窗户，在窗边静静聆听青蛙的鸣叫；甚至有几夜，我下楼踱步到水塘前，也怪，每当我轻轻走近时，蛙鸣之声就戛然而止，也许是青蛙过于敏感吧，我只能坐在水塘边的石头上冥想，然后一袖月色、一袖清风回家。

“蛙声篱落下，草色户庭间。”最能勾起乡愁的旋律，莫过于那一阵一阵、一片片的蛙鸣之声了。每当我耳边响起蛙鸣之声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年少时在乡村玩耍的情形。距离家门前一箭之遥便有两三个池塘，那是我和小伙伴们的“百草园”，尤其到天气渐热时，那更是我们的天堂，钓鱼、摸虾、打水漂……不亦乐乎。晚饭之后，当玩伴们填饱肚子，在大人们摇着蒲扇悠闲时，便会三三两两走向那几片池塘。

夜幕笼罩了天空，天地间只有青蛙在或

高或低、或近或远地吟唱着夜色的美丽，零星时像小夜曲，而蛙声四起时又像交响曲。犹记得那时的青蛙是不怕人的，有的潜伏在路边草丛中，有的蹲在池塘边……每当我们即将走近时，它们会鼓起眼睛看我们两眼后一跃而起，划出一道美丽的抛物线，然后水面上就散开一圈圈涟漪。

关于蛙鸣，还有一次记忆也一直储藏在我的脑海中。那时我刚大学毕业，在乡间学校教书两年。有次暑假，学校包了一辆大巴车组织教师到黄山、苏州等地旅游。从黄山上下来已是傍晚，天上下着雨。车子就在道路上缓慢行驶着，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，需要休整一段时间再走，车子就停在黄山市郊外的一个地方。当我们疲惫不堪走下车时，发现这里正是无边无际的荷塘，刚下过一阵雨，空气无比清新，还夹杂着一缕缕的荷叶芳香。

在荷叶清香扑面而来时，蛙鸣更是此起彼伏、如鼓如磬，撞击着我们的耳膜，敲击着一颗颗年轻的心扉。尽管地面潮湿，大家还是席地而坐，就着雨后的蛙声和月光分享着自己的食物，啤酒、烧酒、花生米……“池塘里水满了，青蛙呱呱叫……”不远处，同事的孩子唱起儿歌，大家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，为我们的旅程增添了许多诗意和韵味。

“蛙声，是故乡的乡土文字。”身居闹市的我，每次枕着一片片、一阵阵蛙声入眠，总会在梦里回到自己曾经长大的地方，总会想起年轻时的岁月，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再年轻，“归来还是少年”之言，只是一种安慰而已！

互助村的蚕事

◎ 杨红英

几年前，有一次去采风，主题是“脱贫致富”，选择的是互助村，我没去过，但我推测，无非就是花巨资打造的样板村。坐在车上，看着窗外的雨，我一点激情也没有。

“互助村现在取名为‘川南桑海’。”下车，采风活动倡导者就笑着介绍。果然，四面八方都是桑树。“我们村种的全是桑树，有6000亩。夏天，绿油油的，看不透，真是‘桑海’哟！”村支书自豪地说。

文友们被他的一番话折服，冒雨在桑园走来走去，或读石碑上于滇的《野蚕》诗，或辨桑园的果桑与蚕桑，或叹乡村路与房的巨变。

生活在城市的文友看到的都是乡村的外在。我更在意的是它的价值。

“可以去看看你们的蚕棚吗？”倡导者问。我一听到“蚕棚”就来了精神。小时候，我家养过蚕，但我们称养蚕的地方叫“蚕房”。时隔二十年，养蚕的名词都变了。我问村支书：“现在一年养几季呢？”“一般五季，最多有八季。”村支书肯定地说。“本就‘春蚕’‘夏蚕’‘秋蚕’三季呀！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一次养多少张蚕种呢？”有文友凑上来问。“多哟！有养3张5张的，还有养8张10张的。一亩桑能养1张，一斤50多元，一张

就可卖2000多元钱。”村支书大声说。

我听得瞠目结舌。我家养得最多的一次就是1张，还忙得团团转。

踏上水泥路，雨渐渐停了，我闻到一股久违的桑叶味道，心绪变得复杂。林子里有人在摘桑叶。桑林下的土地十分干净。一条条桑枝只有到尖儿处还有一丛从不老不嫩的桑叶。

绕到一块大田边，看到一个用黑网罩着的半开放的四方形建筑。村支书说那是政府投资建成的“蚕棚”，他们村一共5个。走进去，看到一地的蚕，一地白与绿相间的方块，我惊呆了。“到了四眠，这蚕就放地上，不用提蚕沙，把桑叶铺起就是。上茧时，也不用一条条捉，直接把蚕笼放上去就是。”“这地上是3张，我家里还有5张。”蚕农得意地说。

不用一季结束又一季开始，而是借助“蚕棚”，一季季轮番进行，就可以把养蚕“季”翻倍。蚕农说起互助村的蚕事，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笑意。

不用揣测，我相信，这笑意的含义是未来可期。我想起村支书的笑，想起此次采风活动倡导者的笑，其实，他们的笑没有多余的内容，都是对一度荒凉的乡村能走上社会主义新农村道路的欣慰。

偏爱青杏

◎ 郭海燕

沐浴纯阳，饮雨而生，躺在摇篮里，枕靠着葱郁的大山，依傍着磅礴的辽河，日渐茁壮。种种宁静，种种纯净，产出的果实，天然有一种酸甜醇厚之味，一种清新脱俗之香。

万物皆有灵，这土和这杏便有着相辅相成的融合。

土在低处，杏在高处，但杏把土的肥沃装进心里，内核的最深处，有朝霞、落雨的味道，还有四季的气息。

三月，杏花春雨。四月，升起杏蕾繁星。五月，杏果青青。六月，初妆半碧红。可见，青杏时分，转瞬即逝，一样难得。

趁杏正青，忍不住轻轻摘下一颗，放在手心里。细看之下，那枚青杏长着细细绒毛的外皮还带着些许的涩意，此刻的青涩，更让人期待那份成熟后的甜美。每一颗青杏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体，它沉甸甸的，似乎带着一种生命的厚重，等待着时光的洗礼，等待着完美的蜕变。

青杏，不及红杏甜，却比它烈，这烈中有入口即人心的酸，更有深藏不露的韧，就像曾经的扎鲁特农人一般坚韧。

怀念恩师

◎ 涂启智

三年后，我又以全镇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中等师范学校。当年，因特殊情况，我们县所有师范新生均被安排在本县教师进修学校就读。没料到，我因此与武老师再续“前缘”——当我一脸兴奋地走进新学校，武老师已在该校“民师班”进修一年。

县城与老家相距二十多公里。我们每个周六下午回家，周日下午返回学校。武老师有一辆“永久牌”自行车。每到周末，这辆自行车后座就成为我的专属座位。路程较远，就算后座空着，骑行也不省力。后座载人，骑行者往往累得满头大汗。我很不好意思，武老师却不以为意：“两个人一起，有说有笑，不知不觉就到了！”不久后，武老师利用中午时间，手把手教我骑自行车。三天后，我就可以上路骑行。

我上师范时，每学期学杂费三四十元，相当于工人的一个月工资。我家完全拿不出这笔钱。武老师带我去见方成安校长。一个星期后，学校决定免除我所有学杂费。

那时候，我们生产队有三四十户人家。有不

富不忘本。多年以前，食不果腹、青黄不接的时节，山杏就成了家乡人的“救命粮”。一颗颗杏子，不仅是饥饿时的食粮，更是生存下去的慰藉。小小的山杏，承载着扎鲁特人对于生活的期盼和对于大自然的感恩。即使今天生活富足，但他们依然将山杏视为家乡的象征和骄傲。

时光荏苒。山杏不仅给扎鲁特“增光添彩”，还成就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绿色产业。鲜美的杏肉被精心加工成果脯，坚硬的杏壳则被转化为活性炭，而杏仁更是用途广泛，不仅作为药材入药，还能制作营养丰富的杏仁露，甚至榨取出珍贵的杏仁油。扎鲁特的土地孕育了山杏，而山杏又以其繁茂的生命力回馈着这片土地，每一株山杏树都如同镶嵌在大地上的璀璨宝石，闪烁着生命的光芒，编织出一幅生态、生产、生活一体的“三生有幸”画卷。

生活处处皆风景。红杏有红杏的糯，绿杏有绿杏的妙。那种口齿生津的酸甜滋味，是青杏“漫漫步未停”的成长，正如人间百味，甜与涩，一品尝后，便是一种成长。

好日子一定是半红半青，悲喜交集才是人生。

到一半的家庭，可以一个月上街买两三斤猪肉改善伙食。有三四户一周加一次餐。我们家属特困户，不仅平常看不到肉星，就是过年，也没钱买肉。父亲去世之后，我上师范之前，每年过年，舅舅就把我和妹妹接到他们家。过去，我老家有出嫁女不能回娘家过年的讲究。那些年，母亲过年最好的菜是豆腐和鸡蛋。

上师范后，我对舅舅说，以后不去他们家过年了。上师范第一年过年前夕，武老师家“伏年猪”，武老师邀请他们班几位学员上门做客，并要我作陪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武老师拿出三四斤五花肉，让我带回家。那年除夕，我们家的猪肉也炖得香喷喷，母亲喜笑颜开，我和妹妹欢天喜地……

令人痛心的是，武老师在三十六岁那年，意外染病，撒手人寰。

武老师虽已辞世多年，但我总觉得他从来都没有离开。他的温文尔雅、热心善良以及为人处世风范，就像一座灯塔，永远照耀着我，即便穿越荆棘泥泞，我也不会气馁，不会迷茫。

清流

李昊天 摄

白金人生

◎ 杨华

何有品质地生活，需要重新进行客观冷静的审视。

要活好后半生，将潜藏在心灵深处被岁月磨砺的光芒充分绽放，核心要义便是转变认知，树立“白金人生”的信念，了解人生已从三阶段论进入多阶段论，即在学习阶段、工作阶段、退休阶段之后，还可能有一次的创业阶段、技能学习阶段甚至梦想实现阶段，等等。“白金人生”告诉我们，就算步入老年，人生也还有无限可能。

我看看自己身边，发现有不少人在绽放着“白金人生”的光芒，内敛而沉静，优雅而洒脱，闪耀着自我变革、自赏自爱的人生质感。

我身边一位大姐，退休之后，除了重拾自己的兴趣爱好——跳舞唱歌，又开始重新学习心理学，报班上课、做公益心理咨询。她说，人生后半段要面临的不仅是养生，更需要养心、养性。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相辅相成、缺一不可。很多人只是一味地追求健康饮食、锻炼身体，而不懂得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情，一边养生却一边恐惧自己生病，心乱神慌，很难身心安康。她说，通过学习心理学，以比较平静的心态面对人生最大的恐惧——死亡焦虑，这是后半生需要全力以赴攻克的难关。

杂言漫谈

日本当代作家渡边淳一先生在《优雅地老去》一书中，将退休后的老年一族称为“白金一代”，这一比喻让人陡然感觉，年老体弱的人生均灼灼耀耀起来。他说：“人生最后十年、二十年的活法，是决定一个人这辈子是否活得精彩的关键所在。”

他这样的观点，最打动人心的：人生总有一个阶段，终于可以认真地对待。

年少无知时，时间是大把大把的流沙，不经意间从指缝溜走，回望，陡增春风不相识的懵懂与遗憾；转眼进入知天命、奔花甲之际，唯余何去何从的哀叹与无奈。

《优雅地老去》一书中提出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活到五十多岁的时候，就必须认真地考虑‘后五十年’的活法问题了。”

退休后如何度过平均还有二三十年的光阴，甚至更长的岁月，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。尤其是由于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，后半生如